

引子

—

我接下來要追溯的一切，都是從一條源遠流長的河流開始。

這是一條被人類反覆命名的河流：湟水、循江、尋烏水、定南水、龍川江、東江……

事實上，她每流經一個地方就會獲得一次命名。對於人類，這是一種深情的眷戀和挽留的方式，無論她將流向何方，她的名字，她的魂，就在這樣深情的呼喚下，在她流經的那個地方留下了，從此，永遠，她與那一方水土成了同義詞。當我注視她的那一刻，感覺有許多事物在一條河流同時發生。這不是我的幻覺，這是河流的意義。

這條最終被命名為東江的河流，是珠江的三大源流和四大水系之一。珠江是長江以南最大的河系，從長度和流域面積看，是僅次於長江、黃河的中國第三大河。若按流量，珠江則是無可爭辯的中國第二大河，其年均徑流量超過五條黃河，相當於長江的三分之一。但珠江從頭到尾都不是一條主幹清晰的河流，而是一個紛繁複雜而又相當廣泛的水系，也是一個典型的複合型流域，由西江、北江、東江和珠江三角洲水系組成。她更像是幾棵簇擁叢生在一起的

大榕樹，這使得珠江更像一個泛指。「珠江煙波接海長」，一句嶺南古詩，揭示了珠江與大海的關係。若要於煙波浩渺中對東江正本清源，你就必須把她置於珠江水系和南中國海的大背景下，才能感受她深遠遼闊的境界。

這條河流的源頭遠在千里之外。每一條河流的源頭都是山，但在被揭示之前往往是雲遮霧繞、撲朔迷離。一條東江從歲月深處奔湧流來，而人類在漫長的歲月裏一直不知道這條長河的正源在哪裏。一條河流從哪裏來，到哪裏去？這和人類面臨的最基本的哲學問題一樣，關乎河流誕生、演變、進化的歷史和存在的意義，而江河之源的生態平衡、環境變遷對整條河流的影響更是有着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應。無論是追根溯源、正本清源，還是飲水思源，一切都必須從源頭開始。

許多年前人們就發現，東江是一條左右逢源的河流，東源為尋烏水，西源為定南水（又名九曲河），但哪裏才是正源呢？這裏就從尋烏說起吧。我最早知道尋烏，是因為一位偉人在這裏留下了艱難跋涉的足跡。1930年春夏之交，那時正處於人生低谷的毛澤東在尋烏做了二十多天社會調查，撰寫了一部閃耀着實事求是精神光芒的經典之作——《尋烏調查》，首次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科學論斷。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個精神源頭，也是這片紅土地上最深厚的紅色基因。這一科學論斷，其實也是探尋江河源頭的科學方式。為了釐清東江的來龍去脈，江西省於2002年11月組成了東江源頭科考小組，歷經一年多的實地勘測和科學論證，對東西二源反覆進行比較，從而對東江正源做出科學認定：「東江的源河為尋烏水三桐河，源頭位於桠髻鉢山南側，發源地為桠髻鉢山。」

所謂正源，就是一條江河幹流的起點，亦即溯源而上的最遠點、最高點。按照河源確定的通行標準，從長度看，「河源唯遠」；從水量看，「流量唯大」；從方向看，「與主流方向一致」。誰最接近這三大標準，誰就可確定為河流正源。而發源於桠髻鉢山的尋烏水，無論是其多年平均徑流量、降水量、流域面積還是河長，均大於發源於三百山的定南水，且「與主流方向一致」。就這樣，多少年來的人間紛爭最終以科學的方式解決了。這次科考不僅確定了東江正源，還摸清了東江源區的水資源、森林資源、地質資源、旅遊資源及生態環境等基本情況，為東江水資源規劃、開發利用、保護管理等提供了科學依據，這才是正本清源的真正意義。

一條河流的孕育與誕生，只因為一座山的存在。「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是一位理學大師以詩的方式說出的至理名言，只有從經典中不斷探求「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才有源頭活水不斷注入，終能達到心靈澄明的境界。所謂天理也是自然真理，而對江河的追本溯源，又何嘗不是對自然真理的一種追尋？東江源頭的第一股活水，就源出雄踞尋烏、會昌、安遠三縣交界處的桠髻鉢山，桠髻鉢山也被視為「東江源頭第一山」，其主峰聳立於武夷山脈的東南端。這一帶為武夷山脈與九連山餘脈相接地帶，屬南嶺山地的一部分。這也是我曾經探尋過的一座山。那正是「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進入一條幽邃的山徑，靜謐中，只有樹葉與樹葉擦出的聲響。我不知道這山中有多少樹，滿目都是層林盡染的秋色和新鮮透明的空氣。在這裏，你可以盡情打開肺葉，深——呼——吸——在這樣的深呼吸中聽一聽鳥鳴，嗅一下向你伸來的花枝，或者，乾脆閉上雙眼，在這氣息中過濾一下自己的身心。這山

間、林間到處都是流水聲，卻又透出一種神祕的空靈。水一直都在響，就像鳥一直在叫。朝天上看，天上就會滴下水來，你卻不知道這水來自哪裏，仿佛是一個不能公開的祕密。入山愈深，愈見風骨，那山勢突然陡峭起來，又抖擻起來。這是東江水系與贛江水系的天然分水嶺，往大裏說，這也是珠江流域與長江流域的分水嶺。站在這分水嶺上，「一腳踏三縣，一眼望兩江」，剎那間，那有如從天頂上放下來的一股活水，從一道赤紅色的石縫中噴薄而出，化身為飛流直下的瀑布，以一千多米的巨大落差，仿佛把一個世界隆重地推向另一個世界……

一股源頭之水，在那個瞬間完全淹沒了我的震驚，真的就像經歷了一次誕生，一條連接着母腹的血脈或臍帶就是從這裏開始綿延千里。「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這是齊相管仲在春秋時代說出一個真理。千里東江，千里畫廊，這是一條風景優美的河流，一首《東江漁歌》唱出了東江的神韻：「東江河水緊鳩鳩，又好打魚又好遊，又好行船又好吃，又好放排出廣州。」這既是一條哺育千萬蒼生的生命之河，也是一條百舸爭流的黃金水道，她以一種神奇的穿透力貫穿了田園、村莊和城市的骨骼，如同血脈一樣向各個方向延伸，連接着同飲一江水的每一個生命，澤被着流域內的田疇沃野和自然生態。這世間，沒有誰能夠超越河流，河水流到哪裏，哪裏便開始生長出大片鮮亮而蔥蘢的綠色，一方水土的氣息就是一條河流的氣息，一切的生命都被一條河流激活了。

從高清衛星地圖上看，東江源區位於江西、廣東兩省接壤的逶迤山嶺之間，而東江流域地勢東北高、西南低，狀若一把面朝南中國海徐徐撐開的摺扇，其幹流從源頭向西南跨越省界，流經廣東

省河源市龍川縣，這是東江入粵第一縣，也是嶺南最古老的縣境之一，那沒有邊際的蒼茫山野隨着一條河流的到來而變得層次分明。在龍川縣楓樹壩水庫（原合河壩村）以上稱尋烏水，而在龍川又稱龍川江。這一段為東江上游，沿途流經河谷呈V字形的山丘地帶，河窄水淺而流速湍急。在合河壩一帶，東江接納了一級支流貝嶺水後始稱東江，自此進入中游，一路流經河源市和平縣、東源縣、源城區和紫金縣，然後進入粵東重鎮惠州市，流經惠城區和博羅縣觀音閣，又到了一個關鍵處。「江西九十九條河，只有一條通博羅」，這句話大致說出了東江的流向。而自龍川以下，隨着地勢逐漸降低，在觀音閣上游的東江右岸為平原，而左岸仍為丘陵區，隨着河寬增大，流速減慢，水勢漫漶，又加之有公莊河、西枝江和石馬河等三大支流匯入東江幹流，這一帶為東江流域的主要洪泛區，河道中多沖積性沙洲，每經一次洪水，沙洲位置就會發生變化。過了觀音閣，便進入東江下游。當東江流經東莞市石龍鎮，便進入了珠江三角洲，在穿越東莞境內後，東江幹流於廣州市黃埔區禺東聯圍（穗東聯圍）東南匯入珠江口的獅子洋。這就是千里東江的全部流程，幹流河長 562 公里，年均徑流量 257 億立方米，流域面積 35340 平方公里。這是來自水文部門的公開數據。若從年均徑流量看，東江也算是一條水量充沛的河流，在歷史上甚至是一條洪水泛濫的河流。然而，所謂年均徑流量只是一個基本定數，水是最變化莫測的，河流的命運一如人生命運，既有定數又有變數，決定河流命運的往往不是定數，而是變數，而定數遠遠趕不上變數。

自 20 世紀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以來，隨着全球氣候變暖日益加劇，無論從珠江流域的大背景看，還是從東江流域的小氣候

看，決定流量的降水和徑流愈來愈傾向於時空分佈不均的災難性特徵，已多次出現跨年度的特大旱情。而水量銳減，除了自然環境和氣候變化，還有城鄉變遷和人口結構動態變化帶來的變數。尤其是近四十多年來，同飲一江水的香港、深圳、東莞在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強大的人口聚集效應，香港人口從 1960 年的三百多萬增長到如今的七百多萬，深圳（原寶安縣）、東莞從原來只有幾十萬、上百萬人口的農業縣已崛起為千萬級人口的現代化大都市，而無論是經濟騰飛還是城市崛起、人口劇增，一切都以水資源為前提，水是生命之源、萬物之基，貫穿了人類的全部歷史，控制了所有的生命形態。當眾多的變數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致使東江水一次次降到歷史水位以下。就在我追溯這條河流之際，東江流域正遭受一場曠日持久的大旱，從 2020 年秋天至 2021 年春夏之交，東江流域降雨量創下了 1956 年以來同期最少紀錄，遭遇歷史罕見的秋、冬、春、夏連旱的跨年度特枯水情。我幾乎是眼睜睜地看着，東江一天比一天瘦弱了，瘦削得你已經看見她的骨頭，那些一直淹沒在水底下的礁石，正在以殘忍而尖銳的方式露出水面，犬牙交錯，鋒芒畢露。哪怕汛期來臨，人們早已沒有了那種強烈的不安全感，她已經積蓄不起暴發一次洪水的力量。每一個東江兒女，都用焦渴的眼神注視着他們的母親河，滿懷着虔誠的祈求。

每一次走近東江，我都在心裏默默祈求。中國的每一條河流都有自己的神祇，東江的河神傳說為東河潘大仙，這應該是東江流域的一種久遠信仰，而人類對河流的信仰就是寄望於她能源源不絕又乾乾淨淨地滋潤萬物、澤被蒼生。當你心裏有了這樣的信仰，才能看清一條河流的真相。如果你真的覺得這河流裏有一個神，這水就

不只是清澈和乾淨，而是聖潔，每一滴水都是聖潔的。當你愛着這個世界的每一滴水時，你才會愛着這個世界。

二

誰都知道，香港有一條香江，這是離東江最近的一條江。每個走進香港的人，都想看看這條傳說中的香江，我也是。那天，順着海風中飄來的一陣濕潤的清香，我疾步走了過去。去那裏一看，我就知道我錯了，那不是一條江，而是一條溪流。其實，很多人和我一樣，在未到香港之前，都以為香江就是香港的一條河流，甚至是香港的母親河，這是我們對香港的誤解之一。又或許是香港實在太缺水了，才把這樣一條小溪命名為香江，這讓我們有了太多的憧憬和想像，而往這裏一走，一下就走到了想像的盡頭。

很難想像，這個世界上三大天然深水港之一，竟然是由一條柔軟的、絲綢般的小溪在入海時沖積而成。這條最初的無名小溪，位於港島西郊薄扶林一帶，泉水來自港島最高峰太平山。薄扶林，古稱百步林，相傳為一片薄鼻鳥棲息的茂密的森林，因而又稱薄鼻林。對於逐水而居的人類，有水源之處必有村落，這條無名小溪，就是香港居民最初的淡水來源。薄扶林村原本就是一個有兩千餘人的村落，是港島上的兩條村落之一，這也是港島最早的原居民。一縷水脈哺育着這些先民，又沿薄扶林道及港島西岸一直向南延伸。而遠在英國人佔據香港之前，這裏就是一個天然港灣，那些放浪於海上的水手和漁人，在乾渴難耐時到處尋覓水源，不知是誰最早發現了這條甘香四溢的小溪，那一頓痛飲，讓他們幾乎撐脹了肚子，